

王文海诗文选登

作者简介

王文海，1972年生，朔州市山阴县人，中共党员，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职于中煤平朔集团。已出版文集6部。曾获全国“乌金文学奖”《山西文学》《黄河》《广西文学》年度诗歌奖，《都市》桂冠诗人、第二届杨牧诗歌奖、第五届赵树理文学奖等百余项奖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朔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参加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山西省委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母亲

母亲
郊外那三千亩春天
只是您无意丢弃的绣花鞋面

母亲
油灯里整座村子的安详
那是您针线里挑破的炊烟

母亲
水缸里飘着的月光
那是您用梨花堆成的山梁

母亲
手掌上那纵横的裂纹
那是您埋藏了一生的金矿

母亲
后山攒了一冬的大雪
那是您深夜里辗转的发屑

桑干河记

允许我将一朵浪花当做祖国
依水而居的人，大道至简
涛声成为唯一的呼吸，那些水鸟
渐隐渐现，多像我们召唤的流年
从深山到海滨，火把照彻一生
人间如此寂静
跑调的音符在河滩走神
忻语婉转，朔语温厚，我的先人
从河里走来，从河里消失
浪花逐日
每一片都存着温良恭俭让
必经的渡口，镂空了打伞的背影
允许我将一朵浪花当做母亲
落日里，乳汗白发
和她急促的步伐

北固山：凤凰书

一个人会成为自己的对立面
一座山也是，比一座山的哀泣
更磅礴的，是一个人在对立面
发挥的比自己更像自己

善良皆是过错
大风起时，凤凰正眠
仿佛北固山更换了人间
从这里出发的春天
都是上帝发去的请柬
你不来，苍穹颤抖
蜜蜂归还了辞典

刻在胸中的城堡，比月色
藏匿更多的豹子
凤凰城里，浪子不止我一个
而暮色里又接近山顶的人是像豹子一样爱自己的女人
咀嚼，吞噬，连骨头都吃净
就像没有分开的一个

大地行走

别再回头
暮风正披着流言
夜色染黑了祝福

别再回头
星星已挂满天幕
仰望终会让人痛苦

别再回头
思念是枚禁果
回忆长满了罍粟

别再回头
忘却所有的背叛
让孤独成为一种高度

别再回头
点亮心火把
穿越风雷握住岁月的手

利民山记

归来，已是忘记的样子
努力过却没有痕迹

闲坐时，瓢虫偷走了爱情
摘下的野花，如折断了光阴

梯田漫向云朵，青草举高了信念
一只山鸡扑棱一声，让暮色瞬间蔓延

一切都来不及，除了爱你
坐在风里，风坐在我们身体里

平朔：怀抱闪电的黑森林

宁武煤田北缘，平朔大露天矿敞开胸襟
取走我的心、我的肺、我的胆、我的胃
擦亮人间的灯盏，用我最初的体温
我会永远活着
用我的信念支撑世间的歌声
我是一道曾经深埋在地下的闪电
我奔突、我撕扯、我扭曲、我抓狂
我曾以森林高贵的血统而昭示黑暗
可是在黑暗中忆万年摸索，茫然无措
今天，披荆斩棘般地畅快，我绽放出烟火
浩然大露天里，或撇或捺，或提或勾
我恣意徜徉的书法，尽情抒写内心的磅礴
乌金的帝国里，没有王者，众生平等
我是煤，我以牺牲自己而获得永远存在
我是蝴蝶，我是花篮，被打翻后缤纷错乱
我从没有企图留住春天、夏天或明天
我只祈愿
人间的灯火在我友飞烟灭后更斑斓

明海不是湖

倘若孤独是一种蝴蝶
你就是我走散多年的亲人
长城下，野花点石成金
河流回到了经书中

偈语云：海即是湖，湖即是海
一滴泪，也会波涛汹涌
我爱你，燕子不飞
我爱你，杏花重开
当世间没有余恨
湖与海有什么不同

抱过你才知道不是真的
从发梢上取下落日
爱原来可以虚构
波光浩淼的，可以是闪电闲适
也可以是必要的灰终
而我等在北风里
寂静比寂静更美好如诗

十行：一喊就疼的星空

把你的名字喊到一根针里
把针缝到闪电的眼眸里

把盛夏别在寒冬的发髻
把枯萎的日历植满花海的呼吸

你说，沧桑之后，你还未离去
我转身时，月光碰疼了自己

孤独的二分之一，那是被全部偷走的蜜
没有说出的那句，最终才灌醉了彼此

我，把你的名字喊到尘埃里
尘埃都是湛蓝的，被我们用过的时光叫传奇

方言里的落日

我不是有意，要把城堡上的那只
乌鸦，比喻成生活的一颗
黑痣，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盏
被吹灭的灯，还在寻找自己的脚印
岁月皱巴巴地伏在榆树杆上
日子被装在早烟袋里，越越越瘪
像一位溺水的人，呼喊却得不到回应
我们老去，如杂草那样靠着墙根
天空依旧掠过翅膀，牧羊人的鞭声
不知响在哪朵云彩下面？
咫尺是背井离乡的忧伤，天涯是
明月里的咳嗽声，那么轻
像推开一扇木门，看见梨花如白发
脱落，老年斑长满了窗棂
我不是有意，要回避心灵的某处疑问
对于那只刚刚飞走的乌鸦
它留下的空白，将成为时间
最大的黑洞

走西口

允许你比我的衣服更单薄一些，西风削肩
精简成汉字里最孤独的一个偏旁
青草在前，野花在后
中间是我们遗弃的拐杖
茅草屋塌了，在你走后的第二个春天
连布谷鸟都不叫了，我守着你的背影取暖
蜿蜒的清贫如晨钟暮鼓撞击生活
和口外的月亮相比
咱家院子上面的更大一点
努力地向北眺望
我的前世就是一块不肯归降的石头
直至风化，为了把心事晒干，放到高处
高处有一个人的自由
或者寻找，或者坚守
没有什么可以浪费，在你把我叫做风之前

传说：从雁门关开始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在1800年前就被汉朝的张衡向往的这座雄关，它是打开中华史册的一把钥匙。

这不只是一座关口，这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史典，这是分分合合的一种轮回，这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最高形式的结合。一座关口，两千年文明分旖的持久阵痛。

生长在这里的小草，叫铁簇；被风刮断的树木，叫折戟；弯月一样的马蹄，叫伤口。

盾牌与盾牌组成的防线称作乌云；刀剑砍在盔甲上的光芒就是闪电；白骨叠加白骨的场景就叫和平。

勾注山上的每一把尘土都能擦出血来，关门内外的每一粒鸟鸣都沉重如石头；拖着受伤的翅膀的春天只能站在山头仰望曾经的飞翔。

历史无数次在这里取景；历史无数次在这里定格；历史无数次在这里改写。

雁门，一个风花雪月的名称，一种刀光剑影的生活，一幅高山仰止的风景。

西口：五种睡姿的不眠之夜

西口，春秋称参合口，宋为狼牙关，清叫杀虎口。

这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热土；这是出塞入塞的瓶颈；这是让单于咬断牙根的地方；这是唯一的一段水上长城之处，向北汤汤而去的苍头河穿越了长城，甚至是穿越了被遗弃的时空。

唐朝的“靖边之役”就发生在这里，郭子仪能彪炳史册，只因为在这里，改写了扭转中华历史进程的浓重一笔！

这是史书上记载的一座“日进斗金”

记起了许多的往事，才意识到人生的举措就是“度”的冷静掌握，不清醒地往前哪怕只走一步，艺术就瞬间变得丑陋；最美好的爱会在多一步或少一步中，露出狰狞的恨来。

于是，我爱看落日，爱看土长城上方土眉土眼的日头。它是那样的挣扎，那样的不动声色的腐朽，那样的无可救药的放弃。世间原本不必这样，所有的选择都是莫名的罪过。普门品和楞严经在灰尘里打坐，肤浅的繁华在貌似快乐中悄然烂掉。

半月月光，半树梨花，半个江山的帝王在半残的后宫大赦天下。放开只能比拥抱挨得更近。在这穷困的塞北，在这野花野风当家的塞北，我在群峰之上称王，把极有分量的诏书写满每一片

一

谁可以把纯银打造的月色瞬间融化成翩然的雪花？在六朵花瓣上雕刻出水晶的想法；每一只蝴蝶飞到她面前都会有微醺的感觉，羞愧的羽翼对折成今生的原罪；每一只蜜蜂盘旋在她附近时都有坠落的冲动，因为爱，所以才会走向爱的对立面；让微弱的叹气还原磅礴的过错，错，只是历史出场时无意倾斜了一下姿势。她不为所动，让沉默在寂静中转身，让寂静在安然中威仪成星辰。所有的茂盛都被指认为荒凉，血脉中的国度延续了她清澈的浩瀚。兰，只有这一朵，让天空更空，让天空更蓝！

二

那时，多情的成帝在艳丽的后宫发现了那一朵并不言语的幽兰；她的淡雅如春天款款举着的水晶杯；她的清丽如月光被露珠无意碰碎；她的高贵如神奇的星光能让仰望无法触摸；她的贤惠如潺潺流水负载的粒粒鸟鸣翠微；她的才情如百合遇到了丁香一样让翡翠大声歌唱。

那时，成帝引以为平生知己；在甜言蜜语的花丛里，那一朵兰，总是让成帝坚持着偌大的理想，以至于形影不离。他欲与她同辇而游，莫大的荣幸却越发映衬出她高洁的妃德：“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啊。”她在往尘埃里低下去，却被历史托举得高到了极致。一个小女子的认知世界高过了无数士大夫的宏论阔言，“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她放弃的荣耀，却反之荣耀了她两千年。

晋朝顾恺之的那幅名垂千秋的《女史箴图》，将班婕妤的无尚荣德昭告天下；后宫之花用她铿锵的倔强规劝着一个王朝的繁荣富强。

梁朝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的惟一女诗人：“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一个人的诗史。

一个人的后宫。

三

那一年，善于在掌上跳舞的赵飞燕被发现后召入了宫；她的妩媚好似柔摆的柳枝撩撩着成帝并无大志的凡心；一个喜欢在别样的女色中浸淫时光的男人，一个喜欢在媚惑男性中感受价值的女人，他们用近乎相同的性格构成了缠绵悱恻的一段温情；飞燕为了弥补自己唯恐疏忽留下的漏洞，索性将合德妹子

我的边塞(组章)

的有名的税卡。明朝户部29个常设税关，此处税收全国第二。

这里是蒙汉经济文化交流的汇聚地，三娘子力主和平，边关数十年繁荣兴盛。

这是最早的晋商崛起地和本大营，北去的货物运到新疆、俄罗斯。

这就是民歌中传唱的《走西口》的西口，一脚踏出西口，谁也不知道是地狱还是乐土；饿殍堆满的西口路，连月亮都会绕着走。凝视历史的颤动，皆因这里驻足！

这里是“南有绍兴府，北有杀虎口”的高埠人才出产地，清朝前期平集堡附近聚集着五万多人，考出去的举人、秀才无数。

这就是千古传诵的昭君出塞之处，琵琶一曲伤雁无数；秋风中你的回眸依然印满汉朝的山川，连草木都抽泣着抬不起头。这关口、这关口，将关注你所有南望的路途。

西口，你应该是三百首选集里压轴的那首绝句，无论谁是编者，都将因选取你而感到厚重。

金沙滩：大宋旗帜上的一抹红

金沙滩，一个可以掩藏无数珍宝和翡翠的地方。

金沙滩，一个可以作诗作画可以朗诵放歌的地方。

你可以埋藏起来，躲在史册安静的一隅，享受塞北的流云苍狗之变幻；看遍四季反复重叠的忧伤；你可以坐在山坡上，观牧草招摇，听春风浩荡，做一个彻底的局外人，反穿羊皮袄，不紧不慢地吸着旱烟，让时光成为你的仆人。

北边的契丹人开始摇动他们的大旗，马蹄上新铸的铁掌被磨得分外发亮。

三关肃然，杨家儿郎热血沸腾，一腔赤诚绘出半个北宋。北斗七星迤迳寻来，一门忠烈从传说走向传奇。

生，当站着生；死，当站着死。
金沙滩，风云反复。夜风抱白骨，磷火烧荒原。
两狼山举高了一种气节，英雄的气质遍地流传！

应县木塔：世界奇峰

如果世间还有为数不多的东西可以称为奇迹，那应县木塔绝对身列其间。

一座总高67米的纯木结构的“佛宫寺释迦塔”，至今矗立1000年，成为世界木结构建筑的最佳典范。

佛灭度后，共留世七颗佛牙舍利，应县木塔内竟然珍藏佛牙舍利两颗，为全世界佛教界所顶礼膜拜。

从小听人说：“应县有座塔，离天三尺三。”我是在她的庇护下安然成长的。

一座塔，由于太多的神奇，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像而独自傲然于天地间。

1000年，数不清的政权、王侯都归于尘土，只有这座塔，从时光的背面徐徐走出，她脸上分明还留着大辽清宁二年的斧凿之声。

什么是避烟云？唯有木塔才能站清。

什么是沧海一瞬？只有木塔才是活的见证。

仰望着她，我觉得她分明是把孤独放在了无人可及的高处，那孤独带着闪电的气息和味道。

她已习惯将信仰铺满苍穹，没有开口的秘密已经威仪成漫天的星辰。

木塔，如果从某个方面论高度，珠峰也在你之下；我更看重的是，你作为一种延续的文化和精神坐标，就如骨气的人的脊梁，永远屹立不倒！

广武汉墓群

250余座封土堆，死死死拽住汉朝的衣襟，让时光裹足不前。

——《牧歌、墓歌或暮歌》

在自己的诗行中，记不清写了多少雁门关的句子，我坚信自己的前世是一个匈奴人，或者鲜卑人、突厥人、柔然人、靺鞨人。每一片草丛里都有可能藏着伏兵，我热爱的关山，请宁静，再宁静——生与死之间，只是花朵与花朵的距离
天空把蓝都藏到了流水里
苍穹皆供我挥霍，一只鸟飞过
我又醒来一次，我身无分文
就因为为你无可估价，我涉水而来
是因为舌尖儿上的毒，是你要的落日
——《祷告书：致溪水》

有些东西会融入到你的皮肤、血液、骨髓，比如：辽阔；比如：孤独。在塞北，我与生俱来就映衬着凛冽的孤单。

都含烽烟——

一个戍边士兵能理解的黄昏
那是毫不知情被偷走的蜂蜜
那是秋风不小心竟遇上秋雨
花，开在故乡叫芙蓉
开在塞外，叫苦菊

狼嚎声绝对是一坛精藏的女儿红
它会用小篆开启你大写意的人生
我将月亮摘下来当香皂使用
清洗后的乡愁却铺满整片苍穹

——《团扇歌》

一把小小的团扇，自此后成为文学史上有名的道具；我从不愿意把这首诗理解为怨歌或者宫怨等俗人揣测班婕妤内心的一管通道。对于那样一位她心知肚明扶不上墙的阿斗帝君，她怨恨的绝不会是他最拿手的无情，而是她身为女儿身，一脚踏入这宫廷，就再也无法细细甄别春天的每一个韵脚和与音。

后世以“秋凉扇”用作女子失宠的典故，我认为这纯粹是无聊文人的附庸之举，凭这些文人的心智无论如何都难以这抵婕妤的思维高度，他们不知整部中华煌煌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每朝每代都会出现赵飞燕一样的媚惑女子，而纵观华夏，两千年仅只出了一个素面却绝色的班婕妤。

你是无数文人诗人心头绕不开的一道情结，后世对你的追思与祭奠托举起的倾慕早已高于明月。诗家天子王昌龄竟然一口气连写了五首诗作来追念你，试看其中两首：

金井梧桐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诗风硬朗豪爽的王昌龄在论及婕妤好时，显得细心细致又细腻，五首诗从五个侧面由表及里地轻触着班婕妤敏感的神经；只是其中的对比与怨恨还是色彩较浓。她的《团扇歌》有过一丝伤感，但这与以后描写她而将之框架为“怨妇”的定位相去甚远，仅仅只有怨恨，从何而来上品诗人的伟大？

直至清朝纳兰容若的另一首诗，又将对你的惋惜与追思推崇到了另一种别样的高度：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2000多年的时间，只有虫鸣草摇，只有星光月光，只有空空的江山。
空寂的北方草原，不停地转换着主角，从山戎使然、鬼方、獫狁、匈奴、东胡、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靺鞨、瓦剌、毗邻的汉政权与草原霸主相对峙，主要的依托就是雁门关。

李牧、蒙恬、卫青、霍去病、李广、薛仁贵、杨继业、杨延昭，无数名将曾在此驻守，将青春年华给予了边塞烽烟。

关内关外一轮明月；关上关下半部春秋。

谁能告慰江南的轩窗？谁能启口枯眼的母亲？谁能再拨亮暗淡的烛光？

热血儿郎，战死雁门，连尸骨也无法运回家乡；广武最后收留了他们的魂魄。

巍巍高关，追迢长城，你争我斗，到如今，唯有清风穿梭不停。

最后一个古代士兵

我一直感觉自己就是被从时空隧道甩出来的一个古代戍边的士兵。

我的铁盾上刻满了故乡的芙蓉花盛开的次数；我的长矛上披着临出门前母亲最后的叮囑；我饮塞北的秋露，咀嚼这山峦上的野草；八月的飞雪催促了我的成熟，密密扎扎的胡须让我瞬间忽略掉了自己的青春。

我在长城的垛楼上眺望，此刻，蒙古草原寂静，而关内，应该是八月桂花香了吧？

雁门会见证一个士兵如何成为国家英雄的全部历程。当狼烟突起，当铁蹄叩关，当黑云压城，站在长城上的我们只有一个信念：身后是家园。即使倒下了，姿势依然是向前！

我只是这塞万里野草帝国的一小声微叹、或者是一小声喝彩，可是我的枯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在塞北，风是一起吼的，雪是共同舞的，花是集体艳的。

在雁门关发生的1000多次的战争记载，其实就是我刻在城砖上的内容。

一切都远去了吗？

大雾还未散尽，我似乎又看到了草木中潜伏的契丹人。
军情紧急！张弓，瞄准——

刻在身体里的雕塑

树叶。当我醒来，当鸟鸣的针灸刺中了我麻木的穴位，当时间的钟表被人有意倒拨回去好多年，我依然会如现在这样，爱——却说不出来。爱到最后，爱会化为光，融为水，成为虚无而真实的存在。“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徐志摩的这几句话其实比他所有的诗文都精彩。

无意拾起的都是剑戟，随口写下的

推荐来共同筑起专宠的长城。

一片叶子能感受秋天的悲悯；一朵落红能承载逝去的韶阳；一个刚刚被拥抱过的女人，仅仅片刻，便被不回头的冷风卷到了旁厅。几乎不需要任何言辞来做出解释和推诿，绝决总是恰到好处在最伤心的时刻来临。

也只是她，也仅有她，那朵本不属于尘世的兰花，在貌似赏花惜花的人转身离去之际，她也迅速地离开了烟雾缠绕的前台；她深知那个并不深刻的人去追寻一些浮光掠影去了，可能深入迷雾中再走不出来。她既然挽不住那一意孤行的步履，只有自己跳出喧嚣去长宫幽踱灵魂的玉器。

四

既然风雨各半、阴晴已分，在不一一起；或者说一个人曾经是另一个人的核心，而此刻一个人在温存尚余时留给她的只有愕然绝然的背影，那她的留恋只能是对自身无比的嘲诮，抑或是自己不停地在扇着自己清醒的耳光。世间之事的转变最快莫过于人之感情，它将人性的正常与不正常都在瞬间刻画的人木三分。无需刻薄汉成帝的冷淡与无情，在万花丛中不能被逃离双眼的君主古今有几人？汉成帝身边少了一个贤惠的爱妃，中国文学史册却耸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爱时，爱意涟涟，用甜言蜜语扎成的花朵铺满两人必经的每一条小路；恨时，恨海绵绵，过往的温柔都成为锥心的利剑来刺破虚假的一切。

听着昭阳宫日夜不歇传过来的嬉笑声，婕妤心中真的无限；一朵兰重新回到了时光里，她懂得春秋轮替，她知道缘分已尽强求无益，她只有唯一的不得已——自己无法以自由之身再走出这座大而冷漠的后宫，哪怕回到曾经的小院子、小花厅，做自由的呼吸与吟诵。而今，这全天下的后宫里只空余她一个人。

高于宫墙的仰望其实低于檐角下的幸福，而此时，暮鼓声声，檐角下一截蜡烛，一位绝世的佳人，手边一简史书；一份凉意，一款深情，只待一轮不谙世俗的清月照彻人间的一切悲痛。